

正史彙鑑
夏

正宮闈

附公主

任賢能

附委任

馭近習

辨奸邪

睦宗親

重銓選

附惜官方

待戚畹

嚴科試

共四

リ 8
3106
2

U 8
門力平
號 3106
卷 2

正史彙鑑卷之三目錄

正宮闈 附公主

馭近習

睦宗親

待戚畹

正史彙鑑



正史彙鑑卷之三

正宮闈

附公主

法条

○虞舜妻帝之二女以德化率二女皆執婦道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
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
而晏起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
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

已上見
綱鑑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
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
豈可與同坐哉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
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悅

○成帝嘗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
古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
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
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成帝時匡衡上疏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
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
關雎為始此王教之端綱紀之首也願陛下采有德

戒聲色上敬納其言

○明帝立貴人馬氏為皇后援之女也后前母婕妤
賈氏亦選入生皇子炆帝以后無子命養之后盡心
撫育過於所生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既正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朔望諸姬
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未嘗
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不衰

○初太傅鄧禹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性孝友晝修婦
業夜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和帝選入宮恭肅小心
勤有法度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辭曰

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
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當
讌會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並
時進見則不敢正坐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
先后言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輒辭以疾及即后
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
不過庶賁中郎將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羣臣不得
奏事於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受
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

○隋文帝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
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帝每臨朝后使
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卽匡諫有司奏稱百官之妻
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
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
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
長仁竟坐死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
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
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

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后仁孝儉素好書疾甚太子請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妾求何益疾篤言於上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常著論駁漢明德皇后以不能抑退外戚使當朝貴盛徒戎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並女則奏之上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

忘懷耳

○太宗時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克以禮聘上從之

○穆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何患國家不理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者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帥諸子納官爵歸田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已上見資治通鑑

○皇明太祖論學士朱升曰后妃不可以預政至如嬪嬙不過侍中櫛而已政由內出鱗不釀禍內嬖惑人甚於鴆毒卿撰修女誡及古賢妃行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太祖深戒元末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后妃及嬪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費器用百物之供皆令尚宮先奏監官覈奏而後方得赴所部關領有私書出外者罪至死宮嬪有病醫者不得入見以其證取藥而已又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

○馬皇后性恭儉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衣裳緝餘帛為中褌以賜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也上每決事前殿后必潛聽如聞上震怒俟上回宮必泣諫曰上位已極且有衆子孫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枉殺人上從之事多從寬嘗夏早上祭方立還是夜大雨后具冠服賀曰賴陛下愛民之誠致有雨澤妾敢進賀

○成祖皇后徐氏博通載籍觀女憲女誡采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數言帝克自親族始又言人才難得今日賢才皆太祖所成望陛下不以新舊為問上嘉

納之

○英宗時太皇太后張氏却臨朝之請而專任輔臣首開經筵以端其本次罷玩好以防其漸復察王振之奸嚴辭呵斥不許干政

○世宗時皇后有疾后父陳萬言請令其妻入宮視之上以疏示輔臣曰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朕不敢縱外戚入宮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晉獻公得驪姬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五言於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

第吾居屈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實諸宮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齊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太子無虧

○魯哀公時公子荊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周公及武公娶于薛惠公娶于宋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已上見
左傳

○漢成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
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濃粹披香博士也女官
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欲立趙
婕妤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里語曰腐木不可
以為柱人婢不可以主臣竊傷心上使叔縛繫獄滅
死論為鬼薪

○成帝時京兆尹王章奏封事云大將軍鳳知其小
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
宜子納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胡羌尚殺首子以

邊賜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

○北齊主高緯時宮婢陸令萱欲穆昭儀為后以胡
后有寵不可間乃行厭盡之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
無恒帝遂惡之令萱忽以后服被昭儀坐之帳中謂
帝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后帝乃立為右
皇后以胡后為左皇后未幾又譖胡后廢為庶人
○唐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對曰
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
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天下耳目安可蔽
也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嘗與私誓曰異時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廷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陛下臨朝皇后必施帷幔預聞政事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

○玄宗時楊貴妃有寵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有女作門楣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韓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出入宮掖並承恩澤三姊與錡錡五家請托峻於制敕賂遺輻奏其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

○後唐莊宗時劉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務蓄財薪蘓果茹皆販鬻之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官宰相言內庫有餘儲軍兵不相保倘不賑救懼有離心后曰吾夫嬖君臨萬國雖藉武功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而四方貢獻隨以賜給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光宗時李皇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

遣人送食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曰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帝震懼增疾

見續通鑑

附公主

法條

○唐憲宗時以杜佑孫司儀郎恠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早晏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未嘗以絲髮問指為貴驕始至與恠謀上所賜奴婢奏請納之自市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宣宗女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細之孫登進士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尚之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以銅裝車詔公主執婦禮一如臣庶之法戒以毋輕夫族母預時事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顥第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恠士大夫家不欲與我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終上之世貴戚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宣宗欲以校書郎于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

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會食對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此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悰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也

已上見資治通鑑

戒条

○唐中宗時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常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迨衰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

○睿宗時太平公主與太子共誅韋氏上常與之議大政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常與太平議否公主所

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

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傳曰王化之行始於閨門達於邦國蓋天下萬事莫不自近而及遠推內而至外人君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孰非為治之要而必也於近而行其正於內而得其正然後始可論其遠且外者矣夫官闈之間地嚴事祕雖有失儀踰度之事輔弼臺閣之臣何得以矯之此所以明君哲辟必深存省察於私燕之際而名臣碩佐必預陳箴規於

幾微之先焉大抵人主孰不欲盡其內治之方而
或牽於私不能割斷或習於狃不能振勵一微事
之不正謂未足以損吾政姑息之過而私恩易濫
一細故之非禮謂未足以亂吾法撓奪之積而幽
運難防仍以等威紊亂而亂亡繼之每覽前史曷
勝痛惜我朝壺治之嚴卓出前古太祖慮有
姻婭之屬夤緣出入令守門之士一切禁斷世
宗待妃嬪嚴其名分儀章異數悉有差等仁祖
嚴內外之法雖大君出閭後則使年少宮人避匿
嘗舉昏朝屣幸通賄亂政之弊垂戒後昆顯廟

朝有言宮禁事而有失實則教以苟無私意豈
有人言仍加警飭肅廟朝儒賢有言女人出入
之事則卽教曰如無信符無得濫入此皆載之
國乘允為柯鑑者也願今適追前烈務遵家法則
相內之政非曰有可言之事而端本之道固不在
初則其可不致慎於此歟嗚呼宮闈之克正克嚴
非必聲色之威厲恩意之裁抑惟在正以率之公
以處之惟我克己之工使之欽服盡我刑家之化
使之觀感則上下尊卑各順其序壺德叶黃裳之
吉侍御安小星之分藹和氣於嚴畏之中樂柔則

於乾剛之下於是乎六宮九嬪罔或干以非道夫
何有寵嬖女謁之為累於君道者哉程子論家人
彖辭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獨
云女貞者女正則男正可知矣蓋女貞者齊家之
謂也男正者修身之謂也身不修而家能齊者未
之有也此大學所以修身為齊家之本也念哉念
哉

馭近習

法條

○漢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寵幸賜蜀銅山使鑄錢
賞賜累鉅萬丞相申屠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嘉
罷朝坐府中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入言上
上曰汝茅往吾今召若通詣丞相府徒跣頓首謝嘉
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上度丞相已困通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
泣曰丞相幾殺臣

○武帝嘗幸實太主家見所幸幸賣珠兒董偃賜之衣

冠使侍飲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上置酒宣室引內董君中即將東方朔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以人臣私侍公主罪一也亂婚姻之禮罪二也陛下方積累六經偃反以奢侈為務盡拘馬之樂極耳目之欲罪三也宣室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上曰善有詔止董君罷遂衰

○順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為山陽君尚書令左雄諫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欣快乞以千萬錢給阿母帝

從之

○唐玄宗有供奉侏儒名黃胤性警黠上憑之以行謂之肉儿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恠之對曰臣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掖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宣宗時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御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宗時中書以討蜀功欲除王繼恩宣徽使帝

曰朕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諭吏部曰周禮閹寺未及百人雖不復古母令過多又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善良者百無一二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取之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畏法則檢束禁內侍讀書令諸司母與內監文移往來仍謂侍臣曰前代人君縱宦寺與外臣交通以亂國家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英宗時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便殿宣太監王振至曰汝侍皇帝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之請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姑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

○憲宗時皇太子出閣講學時有內監覃吉識大體通書史動作舉止悉以正導暇則開說天下民情農事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諸弊老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使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為竟辭之

○世宗從兵部尚書彭澤議詔禁閹宦第任乞為錦

衣衛官又禁廣東珠池內臣干預地方事

○毅宗時兵部主事錢元愨疏曰魏忠賢稱功頌德
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
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編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
王衍之狡兔三窟與珍輦寶輪積肅寧幾如董卓之
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疏上
乃命安置忠賢於鳳陽籍其家忠賢知不免夜自經
時璫勢甚熾外廷沓沓慮有他變上不動色獨運神
明遂除元凶再安社稷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宋平公卒初元公惠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
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見左傳

○漢元帝寵重蕭望之欲倚以為相弘恭石顯等白
望之怨望非屈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
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望之所
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望之飲鴆自殺
天子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傳恭顯免冠謝然後已
○哀帝為董賢治大第開門向北闕引王渠灌園池
使者護作甚於治宗廟詔益封二千戶丞相王嘉封

還詔書曰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
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山崩地動日食於三
朝皆陰侵陽之戒也上怒召嘉下詔獄嘉嘔血而死
又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丹曰建甬于公以為漢輔
往悉爾心允執厥中是時賢年二十二中即將蕭咸
私謂王閔曰大司馬丹文乃堯禪舜之文此豈家人
子所能堪耶

○安帝時內寵太盛又阿母王聖聖女伯榮出入宮
掖並通姦賂帝又為王聖修第連里竟街雕修繕飾
窮極巧伎周廣謝憚之屬依倚近倖之人與之分威

共權屬托州縣傾動大臣

○安帝時中常侍樊豐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
匠見徒材木起家舍園池廬觀太尉楊震上疏曰京
師地動土位在中此中官近臣持權用事之象也親
倖近臣驕溢踰法盛修茅舍賣弄威福惟陛下奮乾
剛之德以承皇天之戒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
得失收考詔獄震諫不聽竟伏尸都市豐等共譖震
怨懟策收震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鴆自殺

○靈帝時議郎蔡邕對曰今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
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

永樂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紛復
言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
設禁令帝覽而歎息曹節竊視之乃使人蜚章誣邕
棄市中常侍呂強力為申請髡鉗徙朔方

○靈帝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十常侍封侯貴寵上
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益驕第宅
擬宮室上常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
使中大夫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
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北齊主高緯時宮婢陸令萱沒入掖庭其子提婆
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齊主以令萱
為女侍中引提婆入侍朝夕戲狎累遷武衛大將軍
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乃為之養母冒姓
穆氏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每一賜與動傾
府藏生殺與奪唯意所欲

○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掌禁兵制敕必經輔國押署
然後施行大理寺重囚輔國悉縱之府縣鞠獄皆先
詣輔國咨稟宦官不敢斥其官謂之五郎李揆山東
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輔國謂上曰大家
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

禁兵外尊禮之稱為尚父而不名

○代宗時魚朝恩將神策軍其勢寢盛分為左右廂朝恩置獄於北軍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沒其家貲朝廷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事衣緋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見上曰臣子官卑為儕輩所凌乞賜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右前令徽服之拜謝

○文宗時韓約奏稱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上令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士良驚駭走出李訓之兵登殿縱擊宦官

士良等帥禁兵閉宮門死者千餘人橫尸流血收王涯王璠舒元興賈餗李孝本及諸人徇市腰斬李訓奔鳳翔被擒斬首又斬鄭注

○武宗時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宜以奢靡娛其耳目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僖宗即位擢田令孜為樞密政事一委呼令孜為阿父令孜招權納賄除官皆不關白於上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後唐莊宗善音律伶人多有寵帝或時自傅粉墨戲于庭以悅劉夫人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伶皆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一人尚誰呼耶帝悅厚賜之此

見資治通鑑

○宋光宗初壽皇欲誅宦官近習皆惧遂謀離間三官會帝得心疾壽皇搆得良醫欲曰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之見續通鑑

○皇明武帝時太監劉瑾內揣上意外責諸臣使自

救不暇而莫敢進言又搆雜戲以娛帝而俟帝之娛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既委爾何煩於朕

○熹宗時乳媪客氏與太監魏忠賢通焉忠賢遂掌東廠以保護功封客氏奉聖夫人賜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又以陵工成錄忠賢侍衛之功後客氏出宮復入給事中侯震陽奏曰皇上於客氏稍遲其出猶可既出而復入尤不可上怒降級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並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姓膺冊封客氏讒於上絕飲食匍匐溜數日而絕皇后張氏方姓腰痛客

氏密布心腹官人以隕其胎

已上見明史綱目

謹按近習之弊古人所論者多矣許翰曰人主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妖冶靡曼之色以蔽其明讒諂險陂之辭以亂其聰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一嘖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威福潛移孔文仲曰奄人之於人君少小慣習朝夕給使且其久處官掖頗曉舊典或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愚主信任國家滅亡張九成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凡

此數人者之論固皆善摸情狀明陳禍害而有若朱子之前後封事尤為痛快而剴切其畧曰今官省之間禁密之地不公不正之人得以窟穴盤據而陛下之日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其所以薰蒸消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嫉惡之意不深其害有不可勝言又曰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供掃除而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噫朱夫子苦心血忱深論當世之弊者惟以此為開口第一義則後之人君其可不惕然而知警乎我朝

列聖所以馭近習者迥過前代 太宗教曰宦官
欺余擅自出入自今政院每夜點檢 世宗教曰
宦官之職惟在燈燭掃除而黃緣傳詐於除授間
其令治罪 宣廟時一宦官啣邑宰之冷待反以
厚遇白 上以其媚附而鄙斥之後乃覺其誣而
勘其罪 孝廟接臣僚時宦寺有憂色曰遣臣得
無以吾輩罪過陳達乎及罷始乃平心 顯廟在
東宮時有內寺百般求媚極寵愛及即阼以巧佞
被斥不復近 肅廟朝宦寺與一相臣私有酬酢
命刊宦籍並其相罷之凡其嚴束之規不但止於

內寺雖紅袖紫衣之屬莫不畏法謹慎且後宮差
奴受杖死於外藩則惟恐 上知潛邸乳媪乘輜
入於闕門則大加懲責椒掖同氣畏 教飭而不
通姓名於外闕太院醫女嫌賤穢而不使出入於
內庭遺化所被宮禁整肅侍御之人各守其分無
敢自肆以至於今夫明主之御下也蓄之於不見
防之於未然誠能以前轍之所誤者謂若招患於
今以昔賢之所憂者視若納誨於已遠靡曼之色
聖讒諂之辭挾術懷奸之態不得潛售使我公正
之化一如 列祖之規範則左右正而百官正百

官正而萬民正其效之所及豈不廣且遠乎念哉
念哉

睦宗親

法系

○晉成公即位霍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
官其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於晉於是公族餘子公

行見左傳

○漢高祖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文帝時吳王濞詐稱疾不朝帝驗問使者使者對
曰王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
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
乃赦吳使者歸之賜吳王几杖

○景帝時梁王怨袁盎乃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袁盎天子逐賊果梁所為也上遣田叔按梁事勝詭等皆自殺田叔悉燒梁之獄事空手來見帝曰毋以梁事為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明帝時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悽然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為

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晉武帝以安平獻王孚屬尊恩禮甚厚元朝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及卒詔賜東園溫明秘咒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

○唐玄宗友愛初即位為大被長枕與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岐王範薛王業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業嘗疾上親為煮藥回飀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

何足惜作興慶宮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

○玄宗禁約諸王使不得交結而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流虛已萬年尉劉庭琦大祝張諤數與範飲酒賦詩俱貶之然待範如故曰吾兄弟自無間趨競之徒強相托附耳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仁宗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神宗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願無以稱乃下詔封

楚康惠王德芳孫從式為安定郡王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已上續

通鑑

○明孝宗時馬文昇疏言各王府藩制踰軌請選國學鄉學師儒以脩王府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為善之路誦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從之見明史綱目

戎條

○晉獻公時桓莊之族逼公患之士蒞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甬試其事士為謀譖富子而去之又與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晉

侯園聚盡殺羣公子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

○秦二世從趙高之言更為法律務刻益深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拔劍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二世可其言

○魏文帝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皆思為匹夫而不能得東阿王曹植上疏曰伏惟陛下資唐帝欽明之德體周文翼翼之仁恩昭九族而至於臣者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每當四節之會塊然獨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宋營陽王廢廬陵王義真吉陽令張約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王優慈之道長受陛下睦愛之恩宜在容養掩瑕訓畫義方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都以武皇

之愛子陛下之懿第豈可以其一耆長致淪棄哉
○齊武帝時武陵王暉多才藝而踈婢無寵於帝嘗
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
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暉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
薄也

○周孝愍帝時晉公宇文護受遺詔輔政孫恒賀拔
提等共譖於帝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
弟相疑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
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
志非惟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願陛下勿信讒人

之言而踈骨肉

○宣帝以齊煬王憲屬近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
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授之孝伯叩頭曰先帝
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妹父功高德茂社
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
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豫

○隋煬帝踈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
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已上見資
治通鑑

○皇明建文帝時御史韓郁上書曰諸王親則太祖

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牀父也陛下
為天子使二帝之弟與子俱遭顯戮在天之靈其能
安乎帝不聽

綱見明史

謹按虞書之贊大克叙其平百姓協萬邦之至德
而必原於親九族中庸之序九經揭以柔遠人懷
諸侯之極功而必基於親親蓋崇德行仁之道親
親而後仁民此經傳所以溯本而論之也嗚呼人
之子孫其麗不億而同祖乎一如木之繁柯茂葉
源於一根也如水之千派萬流發於一源也推吾
愛親之心則凡我兄弟其可不和翁乎推吾尊祖

之誼則凡我宗族其可不敦恤乎然而王家異於
私門限之以分義而情莫伸於親暱制之以體貌
而跡或涉於踈外雖非所厚者薄而終歸禮勝則
離矣聖王戒此而加之以睦姻故舉世皆囿自近
之化而治以之成庸君忽此而重之以猜嫌故懿
親亦抱不咸之歎而亂以之階其或主於恩而不
以禮教之專於愛而不以法齊之以致怙恩恃愛
違禮踰法自陷於罪過則其所以睦之者反與不
睦者同歸亦豈非大可惧哉臣謹稽 國朝故事
燕山光海之時積成猜疑大肆戕害一代宗英解

能全保當時慘毒想猶骨寒亂亡之轍固已相尋
而若言 列聖敦親之至化則 太祖大王仁孝
敦睦雖袒免之外撫恤恩勤至與庶兄庶弟極友
愛常共寢處 世宗大王數召宗室諸親置酒歡
洽有服之親隨才授職在野踈遠者復戶蠲稅設
置宗學教養宗屬 文宗大王敬事諸父友愛諸
弟皆盡其歡心收養孤侄恩愛備至 仁祖大王
念仁興之居廬賜品祿而優異之憫綾原之乏屋
賜潛邸而寵厚之 孝宗大王為加慶安之封以
別其近屬特授靈慎之官以慰其老親 顯廟

肅廟於同氣而極其親愛於諸宗而曲有恩意
列聖仁厚之澤使東土生民莫不興孝而興悌倚
歟盛矣顧今璿譖者宥近甚凋零王室而乏袒免
之親廟庭而稀昭穆之班其所以恩遇而培成者
尤豈可少忽哉噫魯衛毛聃之封寶玉大弓之頒
雖非偏邦之可論而惟當明糾宗之義而視以維
城講叙倫之方而待以家人藹和氣於恩愛之間
使親疎各得其歡示義訓於教導之際俾大小咸
知所畏夫然則東平之樂善河間之好禮皆將觀
感於躬率之化矣抑又念儀賓之親名雖係於外

朝跡則同於內宗日月之所依雨露之所被鮮克
由禮易以招愆亦宜一以眷待一以責勵於恩於
義兩行不廢則亦將永保令名同享太平念哉念
哉

待戚畹

法条

○漢文帝皇后竇氏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
幼為人所畧賣聞竇氏立上書自陳乃厚賜田宅金
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懸
此兩人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
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
讓君子帝以廣國賢而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
私廣國久念不可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羣臣

喪服徃吊之昭乃自殺

○景帝時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曰始南皮章武不侯南皮竇長君之子竇彭祖也章武廣國也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吾甚恨之帝曰請與丞相議之丞相周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

○宣帝時許伯請使其弟中即將許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太子太傅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上善其言

○元帝時馮奉世野王父子著名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昭儀兄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此

○光武時封陰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失望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眄睨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章帝時馬太后不許封馬氏帝重請曰太后誠存謙虛今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曰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憂遑晝夜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章帝時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曰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外戚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嘗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絕歲問以愧其心吾豈可負先帝之旨重寵

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章帝時竇憲恃宮掖形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得訴後發覺帝召憲切責曰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令人驚怖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乎

○和帝時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皆言憲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夏陽侯瓌志存忠善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

○安帝時鄧太后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濁亂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軌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鴻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

○元魏高祖訪舅氏存者得李安祖等四人封侯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

○唐太宗時長孫皇后臨崩言於上曰妾之本宗因緣護享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曷致顛危欲使其子孫

保全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已上見資治通鑑

○皇明英宗時有為太后次兄求陞者上謂李賢曰太后聞外戚家封爵甚不樂今聞此求必怒矣不許會太后笏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上曰皇親豈可如此令毀其房抵家人法

○憲宗時周太后笏壽封慶雲伯或封長寧伯各受奸民投獻奏封為莊田或又欲奪武強縣民田勅刑部郎中彭韶往按頃韶上疏曰武強縣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戚里功臣錦衣美食何必與民爭衣食之

利哉况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久土地有限求者益多亦恐不能應付也後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曰朕負朝論何

○神宗時武清伯李偉請造墳塋價工部郭賓援例折銀二萬張居正曰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例富乃可久越分之思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上乃止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漢成帝時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秉事用權五侯僭盛并作威福此非皇太后之福也宜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如不行其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書奏天子召見曰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王氏五侯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納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成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後微行出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上怒詔尚書奏文帝時誅薄昭故事良久乃已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章帝遣車騎將軍馬防擊燒當羌第五倫上疏曰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
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
臣謂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全愛
上不從

○安帝時閹皇后兄弟權盛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
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狐豚豈
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
戚寵幸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書奏不省

○桓帝時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

將軍以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
餘卿尹將校五十七人妻孫壽為襄城君食陽翟租
歲入五十萬冀與壽對街為宅彈極土木金玉珍恠
充積藏室廣開園囿採土築山起兔苑於河南城西
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愛監
奴秦宮宮至太倉令出入壽所威權大震涿郡崔琦
作外戚箴白鵠賦以諷冀冀怒桓帝拱手不得有所
親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父駿為車騎將軍驕傲自得
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耶歷觀前世與天家婚

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從古戚里賢愚不一在漢則有如馬鄧之謙慎閻梁之驕恣在唐則有如長孫之溫良武韋之悖亂於宋於明而曹高馬徐之家以忠謹著仇曹鶴齡之輩以奢橫聞惟其賢也有裨治道惟其惡也貽禍宗國而第考歷牒所記則惡者常多賢者常少宜其人主之嚴於防閑而君子之力於裁抑者也以言乎我朝則閔無咎尹士旻以後諸家雖或烜赫於一時鮮能見重於當世一自尹元衡之濁亂朝廷戕殺搢紳舉世士大夫視戚里如

仇讎鄙而唾之擯不與焉及夫青陽君沈義謙首排權姦陰護士類賢如先正臣李珥清如故相臣鄭澈者相與倚仗同其休戚於是乎戚畹之家始不貳於士類亦有益於世道其後金延興違禍於昏朝為世所懲韓西平著勞於熙代為世所推在近世則清風國舅之侄故相臣金錫胄受寄托於其牀除禍亂於王家同時光城國舅與之協心而勲業茂著亦粵驪陽國舅蔚為蓋臣恢張清論自茲以還為戚畹者稍自砥勵知尚名義由是觀之所謂戚里之貪濁不法見棄於世者非止一二而

德望才敵有補於國者亦多其人今若不問其心
跡本末而一例律之以戚里則誠局矣宋子京序
外戚傳曰戚家成敗視主德之如何蓋上之導孽
得其道則下以之謙恭而全安上之導孽失其宜
則下以之驕橫而敗亡可不慎歟今之戚里異於
前世多出於名門世族而登庸委任其來已久有
不可一反前規如之何而可也為今之計宜與在
廷諸臣一視而均遇賢愚之或用或捨同於他人
賞罰之以功以罪並於具僚則其賢者當感激修
飭黜副倚毗之者其愚者亦懲創嚴畏思勉自新

之嗇夫如是則君臣上下將俱榮於大公至正之
域矣如或視遇太偏慰藉太過以爵祿則先於人
以罪罰則後於人使無才而憑依濫叨自名寘災
有罪而夤緣倖進馴致大戾則其所以厚之者適
所以禍之也抑又念戚家之所以處身者亦自有
其規朝有闕政則思所以默贊而彌綸國有危機
則思所以深慮而消弭在事則詳慎在已則謙謹
此其處近密之道也若其濡足於時議浮囂之場
攘臂於名途傾奪之地推波而助瀾倚勢而招權
則不惟全沒自己之本色其貽害於世教者多矣

在上者亦不可不深察而潛抑以防其微以全其
息矣嗚呼閱世既熟慮患亦深以臣所處為言至
此一殿苦心庶蒙 俯諒念哉念哉

正史彙鑑卷之三

正史彙鑑卷之四目錄

任賢能

附委任

辨奸邪

重銓選

附惜官方

嚴科試

正史彙鑑卷之四

任賢能

附委任

法条

○虞舜攝行天子事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也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也善世濟其美舜於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四方上下舉服其明斷

○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輶

○殷湯之為諸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

幣聘之任以國政

○武丁嗣立恭默思道三年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為香靡箚於傅巖求得其命以為相

○周文王為西伯時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豸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成王中立聽政而周公常立于前太公常立于左召公常立于右史佚常立于後是以慮無失計舉無

過事

已上見綱鑑

○齊桓公自莒入管仲請囚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僕使相可也公從之

○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所以復霸也

○鄭簡公時子產從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義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治辨於大夫之班位能否而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是以應對賓客鮮有敗事

○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

弃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已上見左傳

○漢武帝詔曰朕深知執事舉孝興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又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趾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元魏太宗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滅柔然之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渠師曰汝曹視此人虺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膏中所懷乃過於兵甲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時趙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事無大小皆咨決焉一日大雪向夜普聞叩門聲亟出太祖立風雪中普皇恐拜迎設重榻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曰與普計下太原

○仁宗以范仲淹叅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

筆札畢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退上十事天子悉用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

○仁宗以文彥博富弼為同平章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

○孝宗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帝見陳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撓奪帝與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

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帝與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

○元世祖時劉秉忠自藩邸即見親任嘗命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元主善之命下之日網舉自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既大拜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諭吏部曰鴻鵠之遠舉以六翮虬龍之騰躍以鱗鬣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為之輔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材藝之賢其令有司採舉禮遣赴京

朕將用焉

網見明史

戒条

○唐德宗忌李晟功名張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表請削髮為僧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柄上罷其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及吐蕃敗上欲出避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欲為變晟即伐其竹

○德宗時陸贄為同平章事贄以上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裴延齡日短贄於上上信之贄於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貶

贄為忠州別駕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欽宗初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玉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老将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聽

○高宗以李綱為右僕射論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綱所言皆切直上無不容納後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凡綱所奏留中不報遂罷相而綱所規畫軍民之事一切廢格而國不可為矣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熹宗時兵部尚書熊廷弼以文武全才經畧
遼東賜尚方劍巡撫王化貞力主進戰倭倖竒功廷
弼以為不可化貞大敗下獄並廷弼就勘魏忠賢証
以廷弼納賄楊漣左光斗緩獄而侵盜軍資十七萬
竟被戮至於傳首九邊又追贓貧無以償姒族皆破

家

見明史
綱目

附
委任

法条

○秦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
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

杼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
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怨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
樂羊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文侯示諂書一篋樂羊拜
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乃與盟于息
壤

○燕昭王時或讒於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下齊
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伏
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
讓而斬之

○漢王時周勃灌嬰曰陳平家居盜其嫂今護軍多受諸將金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雖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乎王乃拜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光武初馮異治關中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恐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

○昭烈與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吳王孫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命泰解衣手自指創痕把臂流涕曰卿為孤兄弟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遂使泰作鼓吹而出於是盛等乃服

○唐太宗為秦王時屈突通殷開山言於王曰尉遲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引敬德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志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

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後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餘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瘕上為流涕曰朕一不疑卿故語卿更何恨耶

○太宗時有密表稱長孫無忌權寵太盛者上以表示無忌曰朕於卿洞然無疑又召百官謂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他人所能問也

○德宗時李泌言於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竊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謹當書紳

○宣宗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堂帖追還顥甚啣之敏中以邠寧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時大理丞雷德驥以趙普擅增刑名見帝

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

臣乎削籍流之

見續通鑑

謹按帝王聖雖如堯舜必待皋夔而後做熙皞德
雖如湯武必得伊周而後致邗隆曷嘗有非賢佐
而成至治者乎為人君者苟能推誠側席使濟濟
多士于于玉庭賢者在位能者受職德望之重者
任之以股肱言議之正者寄之以耳目才合折衝
則托重於中權志在澄清則責成於外藩大小百
執事罔不量器任使則謨明弼諧治成制定人君
端拱高居無所為而天下自底於熙皞邗隆之域

矣如其忽於求助用非其人則安得不庶事瘵曠
而百度叢挫哉噫彼衰末庸暗之君莫知臧否惟
意取捨便佞者謂之賢辯給者謂之能任用失宜
自取亂亡者固不足言雖其銳意圖治留心求才
者亦多明不足以識賢知不足以察能乃反誣以
斯世無其人世豈真無人哉天生一代之才足了
一代之事若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宋之韓范富馬
諸人豈皆皋夔伊周之匹哉不過取當世之尤者
耳如使三君置斯人而不用必須皋夔伊周而後
始為國則所求者終不可得而三君之治亦將不

得成矣我朝人才之盛莫若我世宗時而
世宗之所以身致太平者蓋以一心求賢任之勿
貳求輔弼之任而黃燾許稠進求文學之任而鄭
麟趾李石亨進開拓之任則求如金宗瑞專對之
任則求如崔致雲求除邊患而任崔潤德求正雅
樂而任朴堧一世賢能莫不盡其才而輔其治聖
神相繼皆用此道今之世級雖下於列祖之時
而今之求賢倘法列祖之為則一時之賢自當
彙征於朝著而亦不必借才於列祖之時矣大
抵人君孰不欲求賢自輔而非求賢之難知賢之

為難非知賢之難用賢之為難既用之又貴乎能
任如使求之而不能知則無以辨其真假矣知之
而不能任則無以試其抱負矣用之而不能任則
無以責其功效矣然則思如渴立無方即所以求
之之道也觀所由察所安即所以知之之道也量
才授官各盡其能即所以用之之道也待之以誠
尊之以禮使讒間不行則其所謂任之之道於是
乎盡矣孟子曰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蓋
人主之病多在於捨爾從我也故柔巽者進而賢
不可致矣闒茸者用而才不可得矣苟以顏觸之

請王前者為可貴則自重之士樂為之用而吾國
其庶幾也夫念我念我

辨姦邪

法条

○虞舜時帝鴻氏有不才子號曰渾沌氏吳氏有
不才子號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號曰檮杌縉雲
氏有不才子號曰饕餮謂之四凶舜皆投之四裔
共工驩兜鯀三苗也

見綱鑑

○漢昭帝時上官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霍光出
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又擅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
疑有非常書奏上問大將軍安在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

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即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竟誅桀安等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疑是汝也

○穆宗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裴度所奏畫軍事多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以為逆豎稱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敗撓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閹姦臣

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閹患大上乃解弘簡禎之職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宗時竇備為開封府判官以推官賈瑛佞諛於上叱之於座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帝因重備之直以為叅知政事曰賞卿之叱賈瑛也

○仁宗罷夏竦樞密使而用韓琦范仲淹等國子監直講石介大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跗斯脫大奸指竦也

○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

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
惡時稱五鬼儉偽誠如聖論

○哲宗時邢恕天資詭詐教高公繪上書乞尊朱太
妃為高氏異日之計太皇太后問公繪曰誰為汝作
此書公繪以恕藁進太后怒黜恕知隨州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命宋濂等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十
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成祖時太常少卿周訥上疏請封禪至仁宗時來
朝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外遂黜為文趾升華知府
○宣宗謂夏原吉等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

正為邪是以帝舜望讒說孔子遠佞人朕於此等每
切防閑

○孝宗稔知萬安過惡一日宮中得安疏一篋皆房
中術也上使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即跪泣乞哀
猶無去意太監懷恩摘其所懸牙牌安始去已上見明史綱

戒條

○商紂時有雷開者性何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
封之夏田

○周幽王時號石父為人佞善諛王以為卿用事專

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王室始騷

綱鑑已上見

○晏子侍齊景公于適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子猶與我和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鹽鹽梅以烹魚肉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見左傳

○衛嗣君言訃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向諛求容諂莫甚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

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

○秦丞相趙高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莫敢言其過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章邯軍數敗關東盡畔高恐二世怒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弒二世於望夷宮

○漢順帝時杜喬周舉等八使分行州郡光祿大夫

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途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而專肆貪叨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帝不能用

○北齊世祖時和士開為侍中姦諂百端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患不辦也

○北齊主高緯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周師圍齊晉州晉州告急者自早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

○隋煬帝時光祿大夫郭衍以諛諛有寵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忠

○煬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頃之帝問蘇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高麗可滅裴蘊奏曰此大不避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帝以為然盜賊滔沒郡縣帝皆不知也

○唐玄宗時楊國忠擢鮮于仲通為劔南節度使仲

通討南詔蠻王閣羅鳳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

○玄宗時李林甫為相天下舉人之至京師者林甫恐其攻已短請試之而一無所求取乃以野無遺賢賀之

○玄宗時淫雨傷稼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扶風大守房琯言所部水灾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故天下無敢言灾者高力士曰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上默然

已上見資治通鑑

○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

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中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時陸贄上疏曰裴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請潛服譖為盡節可謂克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又曰延齡移東就西便謂課績取此適彼遂弭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昔趙高指鹿為馬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乎書奏上不悅

○德宗謂李泌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姦邪而朕殊

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憾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聖明覺逐之，不然亂何由弭？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真宗時王欽若知帝厭兵，告帝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而天瑞安可必得？前代亦有以人力為之者。帝由此意決，托言天書降受。大中祥符三篇而議封禪。

○神宗時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若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

○度宗時有言邊事者，賈似道輒加貶斥。一日帝問之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証以他事，遂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見續通鑑

○皇明世宗時彗星三見，南京御史馮梃上書言：張學敏為根本之彗，汪鉉為腹心之彗，方獻夫為門庭之彗，三彗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又曰：學敏鉉獻夫嫡子也，臣孽子也，焉有嫡子悖逆父母。

而孽子猶能敬兄者哉乞斬三姦以正不孝又之罪
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亦除舊布新之象也帝
怒下錦衣衛

○世宗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論嚴嵩曰臣以為
誅賊嵩當在勦胡虜之先嵩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
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止言嵩貪污之小而
未嘗發其僭竊之罪仍陳十大罪上命繫錦衣獄竟
致極刑

○熹宗時左副都御史楊漣疏論魏忠賢二十四罪
不報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合都院九卿上疏指陳

劉劾疏入嚴旨切責

○毅宗時馬士英挾功自恣吏部侍郎呂大器太學
士高弘圖姜曰廣吏部尚書徐石麒禮部尚書劉宗
周等交論馬士英阮大成賣官亂紀朋姦誤國疏入
不報

已上見明
史綱目

謹按古之小人易知後之小人難知何者在古則
朴俗猶未散機心猶未肆意之所向率多直行故
其為惡也踈於周遮自然彰露在後則世道日以
澆人巧日以滋心之所蔽專事外飭故其為惡也
善於粧揆未易摸捉是以歷代姦邪之為害者唐

甚於漢宋甚於唐至于皇明尤有甚於宋者今之所以卞別者烏可不視古益嚴乎蓋人主之本心非必喜奸而好邪直以上心所在彼則巧於伺覘上意所欲彼則捷於迎合甘言美辭得以感動而見親虛譽偽行足以欺惑而見信隨其君之喜怒而逞自己之恩怨權位之逼於己者必欲百計而中之善類之妨於己者必欲一網而打之大則導之以殺戮小則濟之以報復以至手勢漸肆威福自專為其君者始則悅其媚而莫之覺終則畏其權而莫之制此所以林甫盧杞之誤其主蔡京

蔡檜之愚其君卒至危亡而後已者也志士忠臣之扼腕太息於千載之下者庸有既乎我朝之前後為姦為邪者非一二如子先士洪甫瞻仁弘皆乘其君之昏悖助成當日之痛毒固不足污筆論列而其餘袁貞安老芭順朋寇遠自黜黜宗道之倫才足以濟已詐足以欺世或構亂於宗社或嫁禍於士林而時則聖主赫臨如日中天魑魅魍魎莫逃其形幾盡伏於王章如使此輩所遭之時非我列聖卞姦之世則其為禍有不可勝矣噫姦臣也邪臣也非遠之難惟辨之難朱夫

子曰天地之理陽必剛剛必明陰必柔柔必闇故
光明通達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者必小人也以
是觀人邪正不可掩此於人君卞姦之道實為萬
世可法之訓誠於取人接下之際巧密而伺機者
認為陰邊人惟恐斥之之不嚴便佞而順旨者指
為柔邊人惟恐遠之之不早使儉王不正之流一
切屏息而遠跡則朝著自可以清明治道自可以
熙洽矣嗚呼小人之禍起於微而成於大一事之
不正雖若非大過而此若容之恕之則終致千百
事之都壞一小人之不逞雖若非大患而此若任

之置之則竟至衆小人之繼進臣敢以大易履霜
堅冰羸豕蹢躅之戒復系於篇末念哉念哉

重銓選

附惜官方

法系

○楚惠王將伐陳問帥于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可使也子高曰帥賤民慢之惧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克州羣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惟其任也何賤之有

見左傳

○漢明帝時舘陶公主光武女也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

則民受其殃

○章帝時詔議貢舉大鴻臚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益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閎閱其要在於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魏文帝時尚書陳羣以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明帝深嫉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毓對曰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

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直偽混雜虛實相蒙帝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

○元魏孝文帝以為三考黜陟之法可黜者不可遷可陟者太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乃臨朝堂黜陟百官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行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

○唐太宗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眾君子自至用一小人則眾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

可用

○憲宗時或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為京兆尹欺罔聰明上詰之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宰相職在量才受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乃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代宗時崔祐甫為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後行以備

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

校歲月不以官爵私近臣也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時趙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普復奏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牘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仁宗時杜衍在樞密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哲宗時曰馬光奏曰人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安可求備乞以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淹博可備顧問文章曲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設為十科舉士詔從之

○元仁宗時省臣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今春以來內降者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銓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內降者一切勿行已上見續通鑑

戒糸

○漢更始納趙萌女為后以萌為大司馬委政於萌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更始怒囚之

○靈帝時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烈謂其子曰外議云何曰但嫌銅臭耳

○元魏宣武時吏部尚書元暉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三千匹次郡下郡適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謂之市

曹

○敬宗時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琚上書言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排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唐武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賢愚擢用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文續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

○中宗時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郾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茅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賂屠沽減費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玄宗時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仙客本河湟使典令驟居清宴恐着朝廷上曰但加實封可乎對曰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所宜上不從

○德宗在道有獻瓜果者上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曰自兵興以來財物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今之貧外試官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則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如草木誰復為用

已上見資治通鑑

附惜官方

法條

○漢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所職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耶乃拜畜夫為上林令張釋之前曰周勃張相如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其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帝曰善乃不拜畜夫

○唐玄宗時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及可突干玄宗美其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不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名與兇不可以假人守珪纔破契丹即為宰

相若減矣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文宗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常溫上奏稱郎中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

已上見資治通鑑

○皇明憲宗時吏科王瑞等曰爵賞者天下之公器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夤緣而進乞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疏曰此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御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失而冒任武官乞命審悉正罪以懲其

後上命今後傳奉除官覆奏方行

○憲宗時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書言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由軍功者勿陞由雜技出身者每月止支米一石樂舞生出身者止為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為欽天監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庶不混亂名器上嘉納之

已上見明史綱目

謹按從古用人其規不一周以大比漢以孝廉魏以中正唐宋以還設為科舉之制兼有門蔭之規其所沿革損益要皆出於公舉慎揀之意而治亂

汚隆亦自不同蓋在立賢無方之世則主選舉之柄而承佐下風者莫不精白一心大小注擬各得其人治臻清明澤及生靈如其不然則反是矣往牒得失不必細論我朝事蹟最宜為鑑中葉以前惟才是取以大臣則如孟思誠起家於華戶鄭琢蒞跡於芸閣以御史則立從直以凡民之秀而位致貳相尹孝孫以錄事之子而官居冢宰其外由踈賤而躋清顯者指不勝屈 列聖之搜羅草萊鼓動作興有如是也而挽近則寒畯之登進者視古漸少又從以黨色一分取捨易偏考課不嚴黜

陟乖當選法安得以不輕賢才安得以不遺也噫上世銓選之規今不可遽議而目下矯救之道莫過於器使夫人之才猷各有所長鮮能兼備必也量能而授任然後人得以自盡其才而庶職無瘵曠之歎雖以六官言之長於理財者宜委以度支嫻於治禮者宜授以宗伯甲兵之諳練者則使掌中權刑獄之明允者則使居士師定為久任不許數遷然後可責其成效如使隨窠過歷纔莅度支而旋遷宗伯卞畀中權而遽除士師則譬如人家之於臧獲一人之身而左責其耕右課其織今日

把耒明日理機其耕其織俱不能就緒矣人君穆然深居於上人才之在下者不能周知而遍詳則雖欲人人而自擇一一而親揀其道固無由矣其所委寄而專責者惟在於大臣必求德望隆重鑑識通明者為之大臣大臣自可以擇銓官銓官亦可以擇庶官可無濫叨苟授之譏而各稱其職矣在其公平導下之本則亦惟在於上心之先立規模常軫揚側陋之誠無間於親疎恒懋核名實之政無係於好惡進退用捨之柄必慎必重有若權衡之無所低仰則夫何患銓注之或偏而人才之

或滯乎嗚呼昔我 成廟以 父王影幘模寫之勞欲授畫師散職而臺諫爭執則涕泣而止之亦粵 顯廟以 慈殿疾患議藥之功將加醫官正職而先正陳戒則嘉歎而從之此雖盛德中一事而亦可以推小而知大 祖宗朝惜官爵之家法尤豈非後嗣王遵守者哉念我念我

嚴科試

法條

○唐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
文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負
外郎王師朝知貢舉黜之及葵第上恠無二人名詰
之師朝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
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玄宗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
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餘對時務策
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玄宗時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宋暹苗晉卿欲附之二人主選事倚子奭為之首羣議沸騰上悉召入等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人謂之曳白考官皆貶

○代宗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近世選士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至高宗時始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請令縣令察孝廉經術者薦之於州閭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任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並停明經進士上命諸司通議又置五經秀才科

○穆宗時右補闕楊汝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有書屬及榜出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子裴讓度之子蘓稟宗閔之婿楊殷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權勢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覆試黜朗等貶諸人

○文宗患近世不通經術用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

○周世宗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元年覆試貢士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太祖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闈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

○太宗宴貢士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真宗增置六科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

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至仁宗朝增置書筭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立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

○仁宗時翰林學士歐陽脩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相習為奇僻抽章棘句浸失渾淳脩深疾之遂痛加裁抑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文體自是少變以致嘉祐之多士

○元祐太后臨朝時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當先於詞章神宗朝經義論策取士此乃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以一家

私學欲蓋先儒至於律令當官所循何必置明法一
科習為刻薄遂命罷之立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兩
科

○理宗詔曰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
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勵行者難究其蘊
奧高才大器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程顥頤兄弟
深知治道綱條詳明三省詳議以聞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詔曰朕將親策於庭觀其學識第其高
下於是定其規制初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
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

○太祖下科舉定式凡三年大比舉人不拘額數鄉
試及會試皆定為三場必以性質敦厚文學可稱者
應之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以經明行修
工習文詞通曉四書言有條理曉達治道堪任幹辦
為六科堪用者量等授職

○成祖論考官楊士奇金幼孜等曰數科取士不免
玉石雜進其務精選收散木累百不若得一良材也
遂取馬鐸等六十四人

○仁宗時審理俞輔上言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自今
務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

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至於會試尤加慎選
又曰近來科舉北人僅得十一非公天下之道試卷
彌封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
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仁宗曰善議遂定至宣宗時
行之

○世宗策士禮部言通來文體日壞道術日微宜於
會試務求醇正典雅其鈎棘茁軋之文悉宜黜落其
引用莊列者參奏除名詔從之

已上見明
史綱目

戎條

○唐高宗時劉曉疏論取士專用文章有朝登甲科

暮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
化人

○玄宗時楊國忠子暄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
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撫伺國忠入朝趨至馬
下國忠意其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即君所
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
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書白其父曰
彼特挾貴勢令人恠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

茅已上見資
治通鑑

○皇明代宗時太學士劉儼侍講黃諫為考官時內

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不中選循等劾儼諫閱券不公請重開科考試高穀奏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欲構考官乎禮科給事中張寧上疏曰昔韓億為相其子舉進士以父為執政避不就廷試此循文輩果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暖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試券已落而求與中券比對者何如也疏入不報

○武宗時廷策會試呂柟等進士及第焦黃中等進士出身黃中芳之子也芳意其子得大魁而柟為第一芳惡考官顧清等言于劉瑾改清等為部官而授

其子檢討

已上見明史綱目

謹按科目之取人即自隋唐而始者也蓋昔周取學校漢舉賢良行誼是先文詞是後而世級寢墜人偽漸滋薦引之際各徇其私而古道不可復行則科舉之規於是乎出而士之所以進身者不出乎明經程文之中而國之所以搜才者反在乎學問德行之外一場取券以定其取舍者事近太苟半日戰藝以爭其得失者跡涉自銜然而老師宿儒猶足以展已之蘊華藻麗辭猶足以鳴國之盛而一代名碩皆由此進則科舉一條路亦不害為

取人之一道而在士子為出身事君之初階則所
貴乎多積博發粹然無滓占之譏矣在國家為得
賢共國之根本則所貴乎公選慎取翕然有賓興
之譽矣然則設科之方顧不重且嚴乎我朝列
聖深懲麗末紅粉榜之弊嚴明試法砥礪士習科
榜得人於斯為盛而設立之規網條克備帳外而
坐監察之官門內而置禁亂之所彌封割封防其
奸偽查同枝同明其照檢以其主司而言之則在
太宗之世有如下季良權近徐居正金守溫在
成中明宣之際有如金安國盧守慎李廷

龜自仁孝以來則有如申欽金昌協金鎮圭
皆主文苑之盟並著藻鑑之明秉心既公考文亦
精每一榜出恰滿人望廣川之策文山之對錯落
乎其中以煨玉歎以責文治矣悅近以來主試者
之文望既不如前人參舉者之才藝又不及向時
重之以考限甚促難詳於取舍計偕太敷無暇於
鉛槧是以寢啓僥倖之門而問有浮囂之說如是
而尚可論其人才之不遺耶然科舉之法其來已
久粹難一切革罷蓋賢良之選不可更試於末俗
而別岐之調亦不可盡擬於庶職則仍舊規而稍

簡其設申前飭而克整其弊者豈非揀時之宜耶
若其矯正之要則專在於紀綱考官所可擇而不
擇者罪之場屋所必嚴而不嚴者坐之主試事而
挾私蔑文詞而濫竊者輒勘以重律永枳於進塗
則科場之紀綱不期嚴而自嚴無憚者知憚無恥
者知恥作成之化自可比隆於盛際矣至於武舉
之畏難比文科尤有甚焉而今不必別論者文弊
若祛則武在其中矣念哉念哉

正史彙鑑卷之四

